

罗伯特·彭斯投射在其诗歌中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Robert Burns'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thical Choice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李正栓 (Li Zhengshuan) 朱慧敏 (Zhu Huimin)

内容摘要: 罗伯特·彭斯的伦理思想在其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彭斯的伦理身份映射在诗歌里, 诗中人物成为他的代言人。身为国民、爱恋者、农民, 彭斯在诗歌中体现了苏格兰人的民族选择、苏格兰人的爱恋选择、苏格兰农民坚守田园理想的选择。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彭斯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在其诗歌文本中的投射, 在促进彭斯诗歌国际传播、推动文化交流和实现世界文明互鉴等方面具有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罗伯特·彭斯; 诗歌;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诗歌、文学翻译与批评等; 朱慧敏,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学翻译。

Title: Robert Burns'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thical Choice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Abstract: Robert Burns' ethical thoughts are embodied incisively and vividly in his poems. His ethical identities are reflected in his poems and the figures in his poems become his spokesmen. As a Scot, person in love and farmer, he displayed the Scottish national choice, Scots choice of love, Scottish people's ideal of sticking to their land. The study of Burns'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thical choice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an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Burns' poems,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aliz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world civilizations.

Keywords: Robert Burns; poem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Authors: **Li Zhengshua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i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is area of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E-mail: zhengshuanli@126.com). **Zhu Huimin** is master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i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er area of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zhuhuimin1999@126.com).

学界对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翻译研究和诗歌文本研究两方面。其中，对彭斯诗歌文本的研究主要包括：挖掘彭斯诗歌的抒情性、民族性和革命性等。这些研究多赞许彭斯讽刺统治阶层和教会的深刻性以及彭斯鼓励世人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先进性。近年来，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学者开始重视对彭斯诗歌进行伦理研究。苏静和姚本标表示，作为农民诗人的彭斯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道德态度以及对自然的伦理关怀。¹张景玲和郑佩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结合彭斯诗歌文本分析其中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例如婚姻伦理观、爱情伦理观、自然伦理观、政治伦理观和善恶伦理观等。²

彭斯诗歌的语言很朴实，并无精雕细琢，却富含伦理价值和教诲意义，对世人具有启迪和警示作用，苏格兰人因此奉他为“national bard”（“国家诗人”，亦译“民族诗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示我们，应当在具体的历史伦理语境下分析彭斯的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和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伦理身份是指人在社会中所需承担的身份。聂珍钊指出，“伦理身份赋予了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伦理身份分类较多，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264）。彭斯拥有多种伦理身份：苏格兰人、种地的农民、被女子们喜欢的男人、用诗和歌表达情感的诗人等。伦理身份影响人的伦理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做出伦理选择。“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二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266-267）。从伦理选择的角度来看，彭斯本人与其在诗歌中塑造的人物非常相似，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有爱国者、爱恋者、农民等身份，并且他个人的各种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在诗歌中人物的选择之中。本文试图探讨彭斯诗歌创作的历史伦理语境，剖析彭斯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投射，研究彭斯诗歌创作的伦理思想。

一、苏格兰人的民族选择

彭斯的国民身份是以集体和社会身份为基础的身份。作为苏格兰人，彭斯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以苏格兰为荣，为自己苏格兰人的伦理身份而感到自豪，这无疑符合托宾·希伯斯（Tobin Siebers）所说的“伦理的核心乃对群体生活之渴望”（202）。因此，彭斯的诗歌，尤其是抒情诗，饱含民主爱国精神。其中，《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一诗展示了饱满的苏格兰性，即苏格兰的方言和热爱苏格兰的思想。诗中写道：

1 参见 苏静、姚本标：“罗伯特·彭斯：自然中成长的诗人”，《宜春学院学报》2（2011）：82-84。

2 参见 张景玲、郑佩伟：“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彭斯诗歌”，《中国外语研究》1（2016）：66-71+151。

凭着受压迫的苦难发誓！
为子孙不受奴役而发誓！
我们将血战到底，
但子孙必获自由！

打倒傲慢地侵略我们的人，
每杀一个敌人就少一个暴君！
每一次痛击都铸就自由之魂——
行动吧，要么就等死！（彭斯 140）

不难看出，在民族伦理的影响下，大众对普通国民道德的具体要求：为了国家的自由，必须血战到底。彭斯塑造了一位号召人们为保卫国家而战的人物，用富含伦理价值的诗歌，彰显他的爱憎和道德取向，鼓舞大众情感。作为一位苏格兰人，彭斯倡导人民为国家和人民的自由而战。这看似只是他个人的情感态度，实则也是族群的伦理态度，与社会伦理环境息息相关。在抗敌的关键时刻，苏格兰人民在伦理层面上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效力并英勇作战。彭斯在《高傲的高卢人入侵可怕吗？》（“Does Haughty Gaul Invasion Threat?”）一诗中写道：

教会和国家的水壶
可能会有漏洞需要修补；
但是外国魔鬼坏蛋补锅匠
非要把漏洞给补上。
水壶是我们祖辈用鲜血换来的，
谁会乐意把它毁掉？
凭天起誓，这样冒犯天威的小人，
要化作烧水的柴禾被烧掉。（127）

彭斯通过诗中的人物，投射了自己作为苏格兰人的伦理思想，使诗歌人物做出选择：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对外敌进行批判，视他们为应被烧掉的柴禾，维护了民族伦理。其实，为国效力、维护国家利益不仅是彭斯的个人选择，还是苏格兰人民集体的选择。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Nie 384）。彭斯从低地艾尔郡搬到高原，以高原作为第二故乡，产生了浓烈的高原情结，写下大量歌颂高原风光和高原男女的诗。他把对苏格兰的情义寄托在对高原的诗性书写上，表达了他对苏格兰土

地和人民的热爱。“诗歌的教诲不仅在‘道德层面’上见证真相，还在‘技术层面’上通过审美过程力图超越现实生活，在结构和形式上构成一个艺术伦理寓言”（蔡海燕 23）。彭斯赋予了高原特殊的情感和意义。他对苏格兰的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于他在描写苏格兰高原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含蓄地表达了他的家国情怀。高原意象突出了彭斯诗歌的“乡土性”和“普适性”。彭斯善于寻觅和捕捉身边的美好。野鹿、野狗、高山、山谷、河滩、森林、野树、河流都有着苏格兰风情，这些家乡的自然景象使诗人联想到家乡的品德和勇士。在许多诗篇中，彭斯对苏格兰风光的描写是与对苏格兰英雄的赞颂一起进行的。正是基于此种苏格兰本土诗人的身份，彭斯对高原依依不舍，对高原的万物进行讴歌，为高原的勇士而自豪，并选择发出无论何时何地都永远不会忘记故乡苏格兰的宣言。彭斯类似这样的情感抒发在他的诗中比比皆是，形成他的一种抒情风格。彭斯诗歌中的高原意象也常与英雄形象联系起来。例如，彭斯在诗歌《高原少年》（“Highland Laddie”）中凸显了高原少年炽热的爱国之情。高原少年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甚至能够撼动太阳，使太阳逆向运转，改变其固有规律，可见高原意象使少年的形象更加英俊和伟岸。身为苏格兰人，彭斯对高原英雄少年的高度赞扬也是他选择为苏格兰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体现之一。彭斯还写过多首含有依依惜别爱人或所爱之人勇赴战场为国家而战的青年的诗篇，呈现了人民为国奋战的选择，将其伦理思想进一步投射至诗歌中的人物，使之做出了符合伦理语境和伦理秩序的伦理选择。

彭斯也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政党的意见。他在《走开，辉格党人，走开》（“Awa', Whigs, Awa'”）一诗中强烈表达了对辉格党的反感与厌恶，号召苏格兰人忠于国家、维护人民利益。辉格党由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组成，推崇新教。光荣革命时期的法令在政治上庇护了辉格党，使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壮大了起来。“辉格”原意指“强盗”，苏格兰人以此来对辉格党进行责骂，可见苏格兰人对辉格党的反对态度。“走开”这一字眼重复出现，表达了苏格兰人对辉格党的厌恶情绪。辉格党是叛徒，迫害了英格兰之王詹姆斯二世，邪恶地摧毁了昔日经济繁荣且国家兴旺的苏格兰。在辉格党人的一系列行动下，教会也受到了消极影响，使苏格兰由盛转衰。由此，诗人的政治倾向显而易见。彭斯是一位热爱祖国的人，其苏格兰国民身份使他处处为苏格兰着想，为苏格兰人民发声。诗歌人物的言语和行为刻有彭斯本人身份和选择的印记。彭斯倡议苏格兰人民速速清醒，站起来反抗和复仇。并且，彭斯号召大家相信上苍会为苏格兰人们带来希望，掀起由抑转扬、激昂的民主爱国热潮。当然，彭斯在强调国民应爱国与忠诚的同时，也突出了人民的重要性，警示当权者时刻牢记人民的贡献和功劳，维护人民的利益，勿忘人民，例如在《高傲的高卢人入侵可怕吗？》（“Does Haughty Gaul Invasion Threat?”）一诗中，彭斯通过诗句“但是不能把人民忘掉！”（127）强调人民的重要性，人民不应

被忽视。苏格兰人要谨记自己的国民身份，强化国家意识，恪守民族伦理，团结犹如一心，抵御一切外敌。同时，彭斯将其伦理思想映射至诗歌中，提醒当权者重视人民的力量，不然终会失去民心，迎来可悲的结局。这也是彭斯从国民身份出发得出的感悟，对人民和当权者同时敲响警钟，教诲当权者和民众都要遵从民族伦理，做出正确的利于国家长久稳健发展的选择。

二、苏格兰人的爱恋选择

彭斯性情浪漫，情感经历很多。作为诗人，他将自己在爱恋中进行的伦理选择投射在诗歌人物中，将其伦理思想呈现在诗歌作品里。他的诗歌中既有其在恋人身份下对倾慕者的个人小爱，也有在国民身份下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并将小爱和大爱结合起来，告诉读者在爱恋中如何选择才是符合伦理的。

彭斯在爱情诗中体现了其爱恋伦理观，阐明了男女在婚恋中应做出的选择。在《我沿那城堡根走过来》（“As I Cam Down By Yon Castle Wa”）一诗中，诗中的男子想用五百万镑打动诗中女子的心，但诗人笔下的这位女子不为所动，甚至表示用苏格兰王后的尊贵地位来引诱她也无法打动她。彭斯把花园意象和人的情感一起描写，花园里美女不为物质所惑，表现了女子的爱恋伦理：重情感、轻物质。这位女子的爱恋伦理同时也是彭斯本人的爱恋伦理在诗歌中的映射。身为农民的彭斯没有多少钱，若爱情需要金钱去换，彭斯会不堪其负，会难以获得爱情。因此，通过诗歌中这位女子的选择，彭斯在诗歌中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和看法，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盼。彭斯表现了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点，即“将自然情感化，把情感（花园）意象化”（张箭飞 108）。花园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质朴。在彭斯诗歌中，花园影响着身在花园内的女子，使她保留着质朴和纯真的品德，使她不被世俗钱财和权利所玷污和诱惑。是花篱墙在客观现实环境中阻挡了男子接近女子。其实，这堵花篱墙把男子和女子的思想差异实质化，表明男子和女子之间迥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使他们分隔。所以，无论是身还是心，他们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女子质朴自然的少女身份使她能够刚硬地拒绝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做出符合她身份的理性行为，在人性因子（human factor）的作用下选择真挚的感情。彭斯在这首诗中通过女子的话语表达他自己的伦理思想，阐述他对女子的期待，希望女子符合伦理道德，做出正确的决定。不止女子，男子也抱有这样的爱恋伦理观。《她进来时鞠了躬》（“When She Cam Ben, She Bobbed”）一诗表达了宁娶贫家女、不要富家娇的思想，体现了质朴的爱恋伦理：不被外部钱财权动摇，勇敢追求内心真爱。比起金钱与权利，男子更看重女子的品质和行为。女子的衣衫虽不华贵却很精致，这也表现了女子手工精巧且辛勤劳作，男子深爱着这位脚踏实地的女子。彭斯借诗中这位男子的价值观和选择表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男女双方作为爱恋中的人，不应囿于世俗钱权，应当关注内心

真实情感，看重内在的精神品质，追寻与自己所求相契合的爱人。这既是诗歌中这位男子的爱恋选择，也是彭斯的爱恋选择。彭斯借此诗教诲人们何为真爱，如何追寻真爱，做出无悔的爱恋选择。

彭斯在描写个人小爱的同时，也突出了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大爱。这更能启发读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是最高的伦理之爱。彭斯擅长写爱，但并非仅仅因为其笔下的小爱而被众人关注，而是因为在写小爱的同时还结合了国家与民族大爱，尤其强调了个人的爱恋如何同对国家和民族的爱结合在一起，彰显了不凡的格局。一个只表现个人之爱而缺乏对国家和民族之爱的人是不会受青睐的。彭斯的许多诗表现了这样的情怀和伦理。他的《士兵归来》（“The Soldier's Return”）一诗堪称经典。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无数妇女和孩童痛失亲人。士兵威利（Willie）虽然贫穷，但具有诚实和忠诚的好品质，立志为祖国奉献自己。科伊尔的河岸有士兵心中所念的人，但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正在逼近，战事迫在眉睫，士兵威利面对民族危机时，选择舍小爱，毅然决然选择背井离乡、前往战场、守护国家利益，即使自己可能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不犹豫、不退缩。同时，恋人南希（Nancy）也十分理解士兵威利的选择，对士兵这一群体极为尊重。面对故意伪装成陌生士兵的威利，南希热情欢迎：

她说：“我爱过一个当兵的，
永远也不能把他忘怀。
我们这卑微田舍和粗茶淡饭，
你尽可自由来享用。
看你那勇敢勋章和可爱的帽檐，
就凭这，你也受欢迎。”（165）

以勋章和军帽作为代表身份的信物，士兵便能受到百姓的关怀和爱戴，在民舍中享用米饭和茶水。士兵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精神令民众肃然起敬、由衷爱戴。这是对英雄的崇拜，也是苏格兰民风的体现。彭斯在诗中刻画的女子南希是广大苏格兰人民的一分子，更是其代表，她的个人态度反映了苏格兰人民的集体态度：苏格兰人民心怀大爱，发自内心地爱戴着这些和平的守护者、国家利益的保卫者，自发地保障士兵的权益。南希爱威利和爱国家是一体的，有内在联系，体现了她的英雄观。由此可见，广大民众十分支持和理解这些离开家乡、保家卫国的士兵。南希认出这位士兵正是她日思夜想的恋人威利后，深情告白，并不嫌弃威利贫穷，而是大力赞赏他的忠诚品质，表示可以分享自己爷爷留下的钱财和存货充裕的农场。南希期望她和威利勤恳劳动，为美好的未来奋斗。

为了钱，商人过海又漂洋，
为了钱，农夫耕耘着庄园。
但荣誉才是士兵的奖赏，
士兵的财富是荣誉和尊严！（166）

威利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由而战，获得荣誉和尊严，体现了社会伦理对人的影响、对人的价值塑造，展示了人民对爱国行为的赞许。这也是千千万万选择奔赴战场的士兵的心愿，是他们共同的爱国选择。正是威利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使他不囿于为金钱而漂洋过海经商或者埋头耕耘庄园，坚定地选择奋力拼搏，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为民生献力。士兵威利虽然贫穷，但其品质和精神无比高贵。彭斯没有当过兵，但他关注战争，关心国家安危。通过塑造这样一位士兵的形象，彭斯传递了他对国家的爱，展示了他的选择。当今，这种小爱和大爱的结合仍具有巨大的伦理价值，有利于促进集体协调发展，形成命运共同体。

三、苏格兰农民坚守田园理想的选择

彭斯诗歌多写于18世纪后期。当时，在现代工业革命的冲击之下，现代工业文明和田园传统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苏格兰农民最终做出了坚守田园理想的伦理选择。对农民出身的彭斯而言，其诗歌体现了苏格兰农民对田园理想和生态和谐的坚守。作为农民，彭斯对自然有着款款柔情。他自幼与自然生态相伴，受自然的馈赠而得以为生，也受自然生态启迪而有所感悟，心怀田园理想。因此，他珍视和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工业革命对生态的破坏，表现了对苏格兰田园理想的坚守，其诗歌强调生态的美丽及其对人类的重要性，对所处时代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修正。

人与自然生态的伦理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伦理关系的调节原则就是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聂珍钊指出，“自从人类进入伦理选择的文明进程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23）。简而言之，什么样的选择形成什么样的伦理，人类的选择重塑了生态伦理。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论，都是一种伦理选择。伦理选择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说，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定的生态伦理，给人以伦理启示。诗人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影响着诗歌素材和主题的选择。彭斯诗歌尤为典型，彭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渗透在诗歌创作之中，他的伦理身份决定了诗歌创作中的伦理选择。彭斯的生态立场与生态观点、彭斯诗歌创作中的伦理选择，例如素材与主题的选择，都是由其伦理身份决定的。作为农民，彭斯与大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其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大自然，田园

理想已经深入其内心并且根深蒂固。由于其农民身份，彭斯拥有生态伦理观念，做出符合其身份的选择，创作出含有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佳作。彭斯的诗歌明显体现了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了他对田园理想的坚守。

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对伦理表达的需求，彭斯的诗歌也是如此。文学是伦理的艺术，彭斯关注在生活中进行的选择，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伦理道德启示。彭斯在《见一野兔受伤跛行经过我身边而作》（“On Seeing A Wounded Hare Limp By Me”）一诗中，借诗歌中的叙述者的控告，深刻地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生物的伤害。

你惨无人道！我诅咒你那野蛮的枪技，
诅咒你用以瞄准的眼睛变瞎；
怜悯永不发出叹息安慰你呀，
诅咒你残忍的心永远得不到片刻欢娱。（201）

枪支等器具的使用使人类具有近乎压倒性的优势，这使人类盲目地认为人高于自然，高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身为农民，彭斯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相处融洽，不容此类滥杀行为，做出批判猎杀者和保护动物生命的选择。彭斯以一种诅咒的语气，痛斥人类残忍的暴行。他认为野兔因为人类的猎杀而沦为树林和田野中的流浪者，受伤的野兔只能被迫孤独地度过余生。受到人类攻击而受伤的野兔只能静默地等待死亡，再也吃不到长势茂盛的野菜，无法在翠绿的平原上嬉闹、休息。地上的斑斑血迹也明晃晃地昭示着人类的暴力行径，野兔冰冷的身体更是令人痛心。因为人类用猎枪进行射击时势必需要用眼睛这一器官进行攻击辅助和位置校对，所以彭斯对猎人的眼睛发出诅咒。彭斯化为自然界生物的保护者，抨击人类剥夺生物的生存权。在《悼可怜的梅莉》（“Poor Mailie's Elegy”）一诗中，他还哀悼死去的羊。

第一个制作邪恶和危险东西的人，
即首先制作绳子的那人该有厄运。
它让好人也埋怨不断并呻吟，
令人窒息，很可怕。
罗宾的帽子缠着黑纱巾：
因为梅莉死啦。（206）

人类用其创造的绳子害死了小羊梅莉（Mailie），但可怕的不是工具，而是利用工具做恶的人。人伤害动物的行为与生态伦理相悖，恶行被人批评。并且，不仅恶人会迎来厄运，好人也会因其他人目睹违背生态伦理的行为而感到心理不适。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仍不过

时。罗宾（Robin，彭斯的昵称）在帽子上缠黑纱巾的行为暗示着人类为小羊之死而默哀，为小羊梅莉的遭遇而伤怀。彭斯认为人类在自由意志（free will）支配、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占据上风时做出无故残忍杀害有主生物的选择是不符合生态伦理的。身为农民，彭斯视家畜为友，对人类无故滥杀动物的行为十分不齿，反对这种不符合生态伦理的行为。这样的思想也映射在其诗歌中，所以诗歌中的叙述者选择诅咒这类人，认为他们终将被反噬并迎来悲惨命运。彭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个时代的彭斯虽然不知道生态主义这一概念，更不知道生态伦理思想为何物，但他确实有着生态意识。彭斯关注生态，其诗歌处处展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友好相处，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体现了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守护着苏格兰田园生活。农民这一伦理身份使彭斯对自然有着亲和力，他认为人类需要遵从大自然的规律，维持伦理道德秩序，关怀动物和植物，其诗歌充分体现了人类应当自觉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彭斯认为人类和生态相互依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彭斯的诗歌体现了他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同时，他通过诗歌提出了保护生态的观点，发出了共存倡议。在彭斯所处的时代，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前瞻性。当然，这与他农民的伦理身份息息相关。彭斯身为农民，怀揣田园理想，不囿于权钱，重视精神品质的修养，关注动物和植物，重视生态平衡。这也是认可自身农民身份的彭斯所做出的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强调生态文明，彰显了人文关怀和环境关怀，不断以正确的伦理定位逐渐实现人类的健康发展。通过彭斯的伦理选择，我们能窥见田园理想，获得启示与教诲。

彭斯拥有独特的感知力和思想观念。他的诗歌创作与其伦理思想密切相关，其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对其诗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以伦理选择为切入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彭斯本人与其在诗歌中塑造的人物十分相似，彭斯将他本人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映射在诗歌中的人物上。本文探寻了彭斯诗歌创作的历史伦理语境，分析了彭斯诗歌中民族伦理、爱恋伦理和生态伦理等伦理观，剖析了彭斯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在其诗歌中的投射，以期对研究彭斯诗歌创作有借鉴作用，扩大彭斯研究的领域，进一步促进国际传播、推动文化交流、实现世界文明互鉴。

Work Cited

蔡海燕：“‘道德的见证者’：后期奥登的诗歌伦理观”，《国外文学》1（2020）：23-30+156。

[Cai Haiyan. "‘A Moral Witness’: The Ethical Concern in Later Auden’s Poetics." *Foreign Literatures* 1

(2020): 23-30+156.]

罗伯特·彭斯：《彭斯诗歌精选：英汉对照》，李正栓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Robert Burns. *Select Poems of Robert Burns*, translated by Li Zhengshuan. Beijing: Tsinghua UP, 2016.]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外国文学研究》1（2020）：22-33。

[-.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22-33.]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Siebers, Tobin. *The Ethics of Critic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1988.

张箭飞：“解读英国浪漫主义——从一个结构性的意象‘花园’开始”，《外国文学评论》1（2003）：100-109。

[Zhang Jianfei. "The Garden: A Constructing Image in British Roman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03): 100-109.]